

长篇悬疑小说

雾锁豪门

翼浦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悬疑小说

翼浦 著

雾锁豪门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雾锁豪门/翼浦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10. 4
ISBN 978 - 7 - 5039 - 4371 - 3

I. ①雾… II. ①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1646 号

雾锁豪门

著 者 翼 浦
责任编辑 晓 鹤
责任校对 李惠琴
艺术总监 杨林青
装帧设计 刘玲子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 × 980 毫米 1/16
印 张 19.625
字 数 26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4371 - 3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我手执公安大学的毕业证书到刑侦大队报到，正值世纪之末。

初出茅庐，羽翼未丰，我只能做些蹲守、取证、整理材料之类的辅助差事。

一个意外的机缘，我遇到一个被迷雾重重笼罩的显赫家族，进而，竟然鬼使神差地牵涉进这家族成员的是非恩怨之中……

目 录

- 1 第一章 两个女性
- 13 第二章 苏珊娜
- 20 第三章 一把剔肉刀
- 33 第四章 怪异的恐吓
- 41 第五章 自缢
- 55 第六章 并非移尸
- 64 第七章 艰难的爱
- 72 第八章 行凶现场
- 79 第九章 不孕症
- 89 第十章 偷瓜
- 98 第十一章 信物
- 105 第十二章 他竟出现在荧屏上
- 110 第十三章 遭袭
- 114 第十四章 原来如此
- 124 第十五章 信物不翼而飞
- 131 第十六章 探病
- 135 第十七章 风流女
- 148 第十八章 亲人相见

- 155 第十九章 她成了家庭服务员
- 163 第二十章 抄家
- 172 第二十一章 进城寻女儿
- 182 第二十二章 尴尬的饭局
- 191 第二十三章 代人寻亲
- 200 第二十四章 不辞而别
- 208 第二十五章 中毒
- 215 第二十六章 路边女尸
- 220 第二十七章 意外的来访者
- 224 第二十八章 她幸免一死
- 230 第二十九章 又一桩命案
- 239 第三十章 扑朔迷离
- 247 第三十一章 点化
- 249 第三十二章 谁最可疑
- 255 第三十三章 她的吐露
- 259 第三十四章 钥匙之谜
- 265 第三十五章 二十余处创伤
- 270 第三十六章 当年第一诈
- 287 第三十七章 换婴
- 293 第三十八章 金蝉脱壳
- 303 第三十九章 送葬

第一章 两个女性

1

也不知是招待小姐失职，还是有意在制造顾客充盈而无暇应接的假象，我面前这张法式茶几上各式各样的酒瓶、酒杯、茶具已堆得密密匝匝。我估计，若是那些骄横恣肆、自视甚高的酒客肯定早就拍案而起、大发雷霆，可我刚好相反，很怕服务小姐过来收拾，这局面对我极其有利，正好充当我装相做戏的道具。

凭着我面前满桌的酒瓶、酒杯，谁都会推断出我是个嗜酒如命的饕餮之徒，其实，这中间只有这只鹭鸶状椭圆形高脚杯是属于我的，桌面上几乎没有它的“插足”之地，我只好把它摆在距我最近的桌边。这只杯里还剩有少半杯法国“爱玛”酒，那是我晚上7点03分要的，此时已是10点24分，我不愿、也不能豪饮，尽管它根本不含酒精。我只能不急不忙地喝“渗酒”，清醒地控制着、拖延着进酒的节奏和进度，平均每10分钟抿一小口。那“爱玛”是开胃酒，然而，此时我已经“酩酊大醉”，

倒靠在高高的椅背上，眯缝着两眼，装着一副神颓魂荡的无赖相。

我微眯着的两眼一直紧紧盯着右前方的那个小隔间，那里坐着个黧黑彪悍的混世青皮，乌鬃般的女式长发披垂至肩头，臂膀浑粗，右臂的肱二头肌上文有一个龇牙咧嘴的豹头，那是我的“梢”，人送绰号“金钱豹”。有迹象表明，他与一起国际贩枪案有牵连，近日我们得到个情报，说有个境外来客要和他在这个白露酒吧晤面接头，时间是晚8点至10点之间，时限是三天之内，今天是第一天。

吃过晚饭7点整，我便忠实地坐在这里开始“值勤”，长达三个多小时，“闲暇无事”的我眯着两眼，地毯似的细察了这个空间所能目睹到的各处。

这酒吧是间优雅的罗可可式法国建筑，厅堂呈椭圆形，四根雕花立柱支撑着拱状圆顶。圆顶中央悬吊着繁复琳琅的水晶吊灯，环绕它满布着U形、S形的柔缓曲线图案，蚌壳、涡卷、枝蔓、流苏、云朵……四面墙壁上有无数个天真可爱的白色小天使在纵情飞翔，宽大的玻璃窗前那轻柔的丝绸帷幔缓缓摇曳着，尊尊青铜烛台顶上的火苗在奔踴跳荡……高雅富丽，熠熠生辉，处处都给人以奇妙、流畅、欢快的动感，那韵味真如巴黎苏俾士府邸的公主沙龙一般。

最能显示白露酒吧华贵气氛的，当然要属位于中央位置的那座金碧辉煌的吧台了，据说它是法国家具设计大师简·普鲁威的作品。吧台后面那座顶天立地的高大酒柜里，摆放着世界名酒，法国威士忌、葡萄酒自然是地位最为显赫。吧台上陈列着一排排式样奇特的酒杯，几乎荟萃了世界各国的风格。法国传统使用的古色古香的锡制量酒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吧台右侧放置着光可照人的淡黄色木制大酒桶，桶上的铜箍和龙头闪烁着金灿灿的耀眼光芒。

白露酒吧是家法国式小酒店，开放而文明，没有迪斯科舞池，没有重金属效果的摇滚噪音，只有一小块空地，供情人们跳贴面的“情人舞”，音响里不断播放着轻悠如丝的乐曲，大都是《暗淡的月光》、《又是

蒙蒙雨》、《默默祝福你》、《落花幽情》、《梦醒》、《宁静的湖泊》、《忧伤小夜曲》之类的抒情小曲。

白露酒吧很受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喜爱，可谓趋之若鹜，他们都愿意来这里体验一下法国式的静谧、幽雅的浪漫情调。经营者十分严谨，不允许使这里变成藏污纳垢的场所，他们给予年轻顾客的自由是有限的，结伴而来的男女是已婚、未婚还是非婚，一律不问；对他们沉情溺意的狎昵举动，也从不干涉；但是，吸毒、性交易之类的触法行为是绝对禁止的。

2

眼前这令人炫目的装饰中，最令我心动的莫过于对面墙上那幅巨幅照片，所摄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杰作《地狱之门》……

“可以吗？”

我刚瞥上一眼，便被打断，一位秀色可餐的招待小姐过来招呼我。她身着湖蓝色法国式西装套裙，腰间系着个雪白的短围裙，葫芦形的外缘上镶着玫瑰图案的花边，同样雪白的脖颈上围着一条玫瑰色飘带，精心系成的蝴蝶结，随着肢体的扭动在她胸前飘来荡去，就像翻飞着一只瑰丽无比的蝴蝶。

她笑容满面，垂臂肃立，等待着我的批准。

我非但不感谢她，反而很怨她勤快，要夺去我做戏的道具，然而，她的尽职精神是无可厚非的，我只好应允。

“您可真有气魄，”她竟真的以为面前这林立的酒瓶、酒杯全部都是我的消耗呢，一边低头收拾桌面，一边还频频地抬头翻眼看我，娇声“夸赞”着，“来这儿消遣的客人，还真没见过有像您这样海量的。”

她很令我好奇，除了招待小姐必备的条件，如标致的仪表、温馨的情态以及那身标准的工作服之外，我确实觉得她与平时所见的那些同行大有异样，简直可说根本不像个招待小姐。

我所见过的那些训练有素的招待小姐大都是柔声细气、低眉顺眼、动作熟练、举止规范，可是，这位小姐的眼神就像她胸前的蝴蝶结一样，总是飘来荡去的，情态亲昵而直率，似乎光临于此的顾客不是她的上帝而是与她平起平坐的熟友。我想，熟识的回头客是自不必说的，就连我这个初次登门的陌生者，也大有一见如故之感。

她的业务技术远称不上“熟练”，收拾桌面的动作并不麻利，慌慌忙忙，似乎再生出两只手才够用。一向乐于助人的我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，帮她往托盘里摆酒杯。

“谢谢！”她娇嗔地向我致谢。

“谢谢！”她转身离去时，我又向她致意。

望着她的脊背，我暗想：真是个自命不凡而又蹩脚的招待小姐。

“金钱豹”拥着个妖艳小姐，枕着她白腻的脖颈呼呼大睡着，我也想睡，可是不敢。

怪异的招待小姐走了，我的兴奋点重又转回到对面的那幅《地狱之门》上。早在念高中时，我就非常迷醉罗丹的雕塑艺术，《欧米哀儿》、《青铜时代》、《加莱义民》、《吻》、《雨果》、《施洗者约翰》等等，我不止一次凝神注目地欣赏过、体味过，每每都会油然生出奇异的联想。此时，眼前这幅《地狱之门》便吸引了我的精神，它的艺术威力触动了我作为刑警的职业责任、职业敏感和职业心理，拨动了我的思索之弦，以致产生了强烈的谐振，总觉得它有许多可探究、可表述的。

画面上，众多的裸体者都在为欲望所驱使，带着种种情欲和贪婪沉浮于俗世人海之中。门顶上那“三个影子”向下伸展着双手，呈现着无力回拨的神态，显示着临近地狱时悔恨、痛思和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。门楣中央那尊“思想者”，是个承担着人类苦难和宿命的巨人，他垂头弓背，屈膝托颞，强健的躯体被难耐的重负压迫着，费力地在思考，思考着如何对人间那些毫无理性的罪人进行裁决，然而他始终也未能作出决断。在他下面的地狱里，各色各样的人生演绎着一幕幕各不相同的

人间戏剧，坦荡无妄的非法情人、惨无人性的狂暴之徒、利欲熏心的无耻政客……诸多丑类正在遭受着贪婪的奢欲所带来的苦难和惩罚，在痛苦命运的深渊中竭力挣扎。

3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又一位身着湖蓝色套裙的女士站到我的面前，她不是小姐，倒很像北京人日常所称的“大嫂”，甚至“大婶”。

我转头注目，不禁一愣，那张爽气盈盈的笑脸颇为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到底是在何时何地，怎么也是想不起来。我不是马虎、健忘的人，刑警的职业铸就了我严谨、谨慎的脾性，凡是着着实实打过交道的人我都会有清晰的印象，像她这样似曾相识的，肯定没有过着实的交往，只是匆匆过目而已，恐怕连萍水之遇都算不上。

依直观印象断定，她约有50岁，或许还要年老一些，我思摸着，入时的化妆肯定使她年轻了不少。她姿态洒落、沉稳，表情安然，很有些长者的风度。

“不，”我仓皇应着，“谢谢。”

看来，她是注定非要“帮助”我不可，竟全然不顾我的谢绝，硬是坐在了我的对面，抬起右臂，从上衣兜里翻出个塑料牌牌儿，就像美国特工人员在给别人翻看自己的警徽。

“我是经理，正在值班。”她郑重其事地向我发着声明。

我已经在这里坐了近四个小时，何以单单在这时引来了值班经理的“帮助”？不用猜，肯定是刚才那个尽职尽责的招待小姐多嘴，在上司面前给我打了“小报告”。也难怪她神经过敏，来这里逍遥的红男绿女不是成群搭伙就是成双成对，哪个不是有陪有伴、有拥有抱的？像我这样子然独处的，绝无仅有。

我这才发现，刚才来收拾桌面的那位小姐已经站到了吧台里面，一定是她顶替了这位经理的位置，让上司特意来“帮助”我。

这位值班经理开始对我进行“帮助”，和颜悦色地问：“和爱人反目啦？”

啊？她的推断能力实在不算高明，竟把我当成了不争气的懦弱丈夫被粗蛮的老婆轰出了家门。

我不屑答她。

“请原谅我的莽撞，应该先问你有没有家室，对吧？”

我微微摇了摇头，什么意思，我也说不清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说错啦。”她不甘心，颇费心机地继续猜测着，“这么说，你还没有成婚，是个并不快乐的单身汉？我总算明白啦，草蜢唱过一首歌，叫‘失恋’什么来着？”

真有趣，她居然还知道“草蜢”。

我答她：“《失恋者大同盟》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她兴奋地抚了一下我的胳膊，“莫非你是同盟中的一员？”

天啊，顷刻之间我又变成了被无情恋人遗弃的可怜虫。

我依然是以摇头作答，倒要见识见识她有多大的想象力。

“与父母不和？”

这回我又成了父母高堂的不肖之子，看来她是下定决心非要把我问个“底儿掉”不可，显然，我已经被她视作行迹可疑的危险分子，她的前来，与其说是“帮助”，不若说是侦查。

正在这时，我看见“金钱豹”已经醒来，挺直起身子，在整着衣衫。难道他要走？

“感谢你的盛情帮助，”我早已耐不住这位热心经理的啰唆，更怕她耽误了我的正事，也直起了身子，整着夹克衫，做出个即刻就要离去的樣子，“不必费心啦，我就走，马上就走，你忙去吧。”

她的表情陡然变化，全没了刚才的狐疑，充溢着友好的神态，还欠

起身，向我凑来，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：“你是警察，对吧？”

我微微一震，只能和她开玩笑：“你参加过有奖竞猜吗？”

她不解我的意思，答：“不，没有。”

“要是参加，肯定与幸运者无缘！”

她根本不理会我的否认，进行着并不严密而又结论准确的论证。

“你衣着整齐，发型朴素，来这儿逍遥的人哪有你这样的装束？滞留三个多小时，只要了一小杯女士喜爱的‘爱玛’，不需要酒精刺激，又没有女孩儿做伴，你肯定不是来消遣遣闷、发泄欲气的，更不是那种贪酒贪色之徒。

“‘爱玛’酒只能开胃，根本不能致醉，你的醉相是假装的，一交谈我就看了出来，你非常清醒。一个朴素正派的小伙子，整夜不归家，泡在我们这儿装醉，肯定是有公务在身。

“蒙别人成，蒙不住我，你知道吗？警察来登白露酒吧的门可不是第一次，协助侦查破案，我做目击者、知情人也不是第一次，咱们是朋友，这样遮遮掩掩的，岂不是太见外啦？”

自得自是的她竟然用起了斥问的口气。

她的话我难辨真伪，也无话可答，只能任她随便怎么说。

“我还是刚才那句话，”她挑着高音，“要我帮忙吗？”

我也还是刚才那句话：“不，谢谢。”

“还是信不过我？我可不是那种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的贪心老板，”她指着眼睛，“不跟你说大话，我这绝对是火眼金睛，有透视功能，是不是好‘鸟儿’我一眼就能看透。只要一让我瞄上，发现行迹可疑，马上就过去盘问，支支吾吾、吞吞吐吐，准不是好人，先设法稳住，再偷偷去报警，我就是这个招儿。

“今年春天，我就碰到个可疑分子，贼眉鼠眼，邈里邈遑，他一进门，我就看出来不像正经人。那回，他就是坐在你这个旮旯，显然是在有意逃避别人的注意。不过，他和你可不一样，真是一通足喝、疯喝，

要了好几回酒，酒瓶摆了满满一桌，那酩酊大醉的狼狈模样和你刚才差不多，他可真是醉了。

“和刚才一样，一看他这模样，我心里犯起了嘀咕，就过来关心、盘问，他不理我，再一追问，他居然怒了、火儿了，瞪着红眼，扬着脖子，抡起胳膊对我犯起了浑，吓唬着我‘我花钱喝酒，干你什么事？别多管闲事，不然，我就教教你怎样安分点！’这回我可算是看清楚了他手上、胳膊上、脖子上有好几处刀伤呢，你想，这副模样能是干好事的人吗？我忙连连向他说好话，一个劲儿道歉赔礼，把他稳住，回到吧台里我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。

“打完电话我出来再看，那小子没了影儿，我还以为他逃之夭夭了呢，忙跑过去一看，他那件脏兮兮的西服上衣还扔在这儿呢，肯定是没溜，一问旁边的人，说看见他掏卫生纸来着，那小子去厕所了！谁想，又一个小伙子跑上来偷着告诉我：‘他后腰上别着只手枪呢！’这回我可发了毛，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。

“不怕，我首当其冲，带着警察去了后面的过道，把厕所的门堵了个严严实实。怎么办？直冲进去肯定会遭遇到抵抗，难免不伤不死。我想了个招儿，从外面把厕所的灯关灭了，两只手电筒的强烈光柱同时直射进去，对方在明处我们在暗处，他只能没头没脚地乱抓乱踢，那叫利索，警察上去就把他铐上了。”

“他的手枪呢？”

“哈哈，”她开心地笑着，“是假的，警察说叫‘仿真枪’，还真像，要我看，就是真的。”

“您可是立了大功。”

“哎，这算什么？要我说，不过是小事一桩，公安部门可是没这么看，非说我是立了奇功一件，原来，那小子是个负有人命大罪的在逃犯，去年冬天他在汕头一连杀了两个人，公安局正到处通缉他呢。”

作为刑警，我深知破案之难，每每总都寄希望于市民群众的支持协

助，像她这样奋不顾身，的确难能可贵。

依着政策，作出这样突出的贡献，肯定会给予奖励。

我问：“受奖啦？”

“可不，上级夸我是‘临危不惧’、‘勇斗歹徒’，好听的词多啦，封了我一个‘见义勇为好市民’的称号，给了个美称还不算，还奖了不少钞票呢。”

“物质奖励，理所应该。”

“唉，那我哪能要？维护社会治安是咱每个公民的本分，好事总要做到底，一要钱，岂不就背离了我的本意？现在最时兴捐资助学，扶助贫困儿童，我就把奖金全都奉献给希望工程啦，那钱给孩子们花，挺好，我心里痛快。”

身处公安岗位，我一向关心这方面的信息，她这样卓著的光荣事迹，我肯定会有耳闻。

“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姚虹。”

这个名字好耳熟、好响亮，蓦然唤起了我的记忆：“那次开表彰大会，你是第二个登台领奖的，对吧？”

“你参加啦？”

“在北展剧场开的，是吧？”

“今天，我满以为又能立一次大功呢，”她开着玩笑，“没想到上了老弟你的当。”

4

姚虹站起身走了，我以为她是一去不回，谁想，她到吧台上交待了一番，拎着一瓶“爱玛”，又返回来继续和我聊。

“实话实说吧，我是居委会副主任，如今叫社区公务员，维持一方

治安，我也有责任。”她给我斟了半杯“爱玛”，“今天不算，以后你总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。”

“如今的政策是群防群治，综合治理，哪能离得开你们呀？”我忙肯定她。

不过，我还有所不解，既然是社区负责人，怎么又跑到这儿当经理来啦？据我所知，政府人员是不能经商的。

我向她讨教：“这个酒吧是街道合资办的？”

“当今的政策你还不知道？政府机关哪能办企业呀？”姚虹伸长脖子，用手挡住嘴，诡秘地告诉我，“这是我们家出资与法国朋友合办的，我辞职下海了。”

“你投的资？”

“我哪有钱？是我老公。”

“老公是实业家？”

“那倒也不是，其实，这笔钱也不是他的，是我婆婆的，只是以他的名义。”

真是啰唆，她原来是代理人的代理人。

一提老公，姚虹的兴致空前高涨，很有些非吐不快的意思。我不能冷落她，进行交谈时必须选择对方有兴趣的话题，这是戴尔·卡耐基理论中一条重要的社交原则。

我顺应着她的兴趣：“我猜，您的老公一定是个非凡人物，对吗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，算不上，算不上，他只是个平庸的导演而已。”她嘴里说“平庸”，可表情却神气异常，“你知道吗？导演忙得很，天南地北，没节没假，一年到头都忙着拍片，他哪有工夫管酒吧的事？所以我才辞职。”

制片、导演、拍片是当今最令人向往的时髦行业，所以姚虹才这样自得，我想。

长谈，大大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她谈话愈加畅快，无遮无掩，

每一话题都可长驱直入，没等我发问，便主动介绍起来。

“我那老公可是科班出身，在戏剧学院进修了两年，他不足，又去了法国，在那儿搞了三年电影理论和技术研究。”

我很佩服他老公的选择，当今，有志于影视事业的大都奔向好莱坞，他却选择了电影创始者路易·卢米埃尔的故乡，真有独到之见。

“眼下，您的老公在拍什么剧？”客从主愿，我转了话题。

“《雾锁豪门》，电视台马上就要隆重推出，黄金时间，你没听说？新闻发布会刚刚开过。”

“啊呀，这可是个难得的眼福，”对电视剧毫无兴趣的我，立刻表示出强烈的向往之情，“一定届时收视。”

她突然想起，问我：“哎，我的宝贝女儿小娃，大名儿叫郑佳娃，知道吧？”

“不，不知道。”

“就是刚才来收拾酒具的那个姑娘呀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：“她的警惕性可真高，把我当成了行迹可疑的人，是吧？”

“这叫训练有素，家教有方。”

“哦，果然不凡，她那气质很是与众不同。”

这纯粹是违心话，其实，我对她女儿的印象并不好，说话时眉飞色舞、惺惺作态，我很不喜欢。

“不少人都这样夸奖她，还偏偏当着她的面，这很不好，惯得她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”

如此非凡高贵大家之女，怎么会栖身酒吧，干上了招待小姐？

我问：“如此大才，当酒吧的招待，岂不是太委屈啦？”

“好高骛远，志大才疏，心高得很呢，她哪能看得上这种低三下四的活儿？”姚虹表面是在批评，实际是在炫耀，“她的理想是当明星。”

“明星？什么星？”

“猜猜？”